



書經插解

五

五仁18
1052
5





書經插解卷五

讚岐 河田興猶興 述

周書

泰誓上

史臣記。惟周武王即侯位之十有三年。孟春之月。以商紂無道。舉兵伐之。是時天下諸侯不期而來。大會

合于孟津。地名渡處武王乃誓衆曰。嗟乎。今我列國友邦冢君

諸侯。越我及本國御事之卿大夫庶士。凡相從軍旅者。

都欲精明一心。審聽我告汝之誓。不可忽也。夫欲知

君道所係之重。當觀上天立君之心。惟天地長養愛育之心。即萬物之父母也。萬物雖並生於天地之間。而惟人得氣之秀。則於萬物之中。心為獨靈。就人類中。又篤生誠實。誠聰明之聖人。是其最秀而最靈者。遂立之大君。作元后。而統御萬民焉。然天之立元后。豈徒尊崇富貴之哉。正欲使其撫恤愛養。作民之父母也。今商王受居元后之位。乃不知作民父母之義。侮慢自肆。弗敬上天。恣行無道。降災下民。此豈能居天位為

民主乎。其兇惡之事。固不可悉數。今特舉其大者。言

彌克反

之沈湎。旨酒而不知厭。冒亂女色。而不知止。其立心

凶忍。則敢行暴虐之事。無所顧忌。加罪于人。不但誅

其一身。并以其族屬。而刑戮之。其以官爵用人。則不

論賢否。但所喜之人。并以其數。世子弟。悉加寵任。惟

班察反

發為瓊宮瑤室。高臺廣榭。築陂障。鑿池沼。與凡侈靡

之服事。竭民之財。窮民之力。以殘害于爾萬姓。不但

之石反

此也。又為炮烙之刑。焚炙忠良。諫諍之臣。剗剔懷孕

空胡反。他歷反。以證

婦人之肚腹其殘忍暴虐一至於此是以皇天震怒

之命我文考肅將敬行皇天之威奉辭伐罪以救民於水

火之中惜乎義兵未舉而文考遽崩是以大勳猶未

成集耳故肆予小子發欲伐商以終其事然猶未遽伐

之也嗣位以來十有三年嘗以爾友邦豕君之向背

觀政事之得失于商使其懼而知警改過自新則我

亦將終守臣節不復以征伐為事矣惟受則稔惡怙

終絕罔有悔悛之心乃酣飲縱樂夷躄而居弗奉事

且緣及改

上帝及天神地祇之祭遺棄厥祖先宗廟而弗行享

祀音咨音成凡祭祀供用之犧牲粢盛任其攘竊既于凶人盜

賊而不管理天地祖宗之心蓋已厭絕之矣乃卻曰

吾有民社吾有天命以此自恃略罔知懲戒其侮慢

之失矣上天佑助下民慮其強凌弱眾暴寡也於是

作之君以主治之使之守分而無相爭奪慮其昧天

性乖倫理也於是作之師以教導之使之去惡而同

歸於善故為君師者豈徒自貴尊而已哉惟其鋤強

過惡修道立教克輔相上帝之所不及以寵綏天下

四方之衆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予曷敢有

越用厥心志而擅為好惡於其間乎凡用兵者必先

料度彼已然後可決勝負我聞之兩軍相對同其兵

力則度量其平日行狀之有德與無德德勝則雖有

力者亦不能與之敵矣若同其德行則度量其臨時

出兵之有義與無義義勝則雖有德者亦不能與之

敵矣今以商周之事較之受雖有其臣至億萬之衆

乃互相猜疑各懷異心惟億萬之心也予雖有臣僅

為三千然人人戮力惟齊一之心也是較其兵力已

不能勝我也又何論德與義哉且夫商受窮兇極惡

日積月累計其罪蓋已貫通滿盈矣天厭其德而特

命我誅之予若弗順天意以伐商是容縱惡人抗違

天命厥罪亦惟與之鈞矣故予小子畏天之威夙夜

祗敬恐懼不敢自安以伐商之舉天本命之文考乃

先受命於文考之廟又行類禮于上帝求福定于冢

書經指解 卷五 泰誓上 四 戊寅官序

祭社名 大

士皆以伐商之事告之。於是社以爾有眾。奉辭伐罪。底致天之罰於商矣。夫天居高聽卑。默矜憐于民。但民情之所欲。天必鑒而從之。未有民心之好惡。不上通乎天者也。今民欲庶幾伐商如此。則天意可知矣。爾將士尚輔弼予一人。除其邪虐。永清澄四海之內。而無濁亂之憂。可也。是乃天人合應之時哉。弗可失也。苟失此時。而不伐商。則撥亂反正無日矣。爾等可不乘時以立事哉。

泰誓中

史臣記。惟孟春二十八日戊午。武王乃引兵從孟津渡河。暫次舍于河朔北之地。方是時。列國羣后各以其師眾畢會。合而聽號令。武王乃徇於其師眾。而發令以誓戒之。因申告以伐商之意。曰。嗚呼。凡從我自西土來之有眾將士。咸來聽朕之言語。我聞古人有言。為善之吉人。意念所向。在於為善。惟孜孜汲汲。雖終日為之。而其心猶以為不足也。作惡之凶人。意念所

向。在於為不善。亦惟孜孜汲汲。雖終日為之。而其心

亦以為不足也。我觀今商王受之所為。孜孜汲汲。力

行無法度之事。無少厭怠。放播棄稂老。黜通所當親近者。呢

比罪人所當斥逐者。又且淫於色。音煦醉怒酗於酒。以昏亂其

精神。縱肆威虐。以戕害於百姓。此正所謂凶人為不

善。亦惟日不足者也。臣之在下者。見受之所為如此。

亦皆化之。而為惡。各朋黨於家。相作仇讎。脅以權命。

以相誅滅。其惡流毒於天下。無辜受害之人。無處控

訴。只顛天告寃。故其腥穢之德。彰聞於天耳。夫天道

福善禍淫。豈能容此凶人哉。惟天惠下民。慮其生之

未遂。則立君以長之。惟辟居天之位。治天之民。必當

仰奉承天心。以盡君師治教之責。庶無負於上天立

己之意也。昔有夏之君桀。弗克若天。惠民顧乃恣為

淫虐。流毒於下國。於是天心厭怠。乃佑命商王成湯。

假手以誅之。而降黜夏命。遷於有商。惟今商王受之

罪。有浮過于桀者。剝落喪法。元良如微子者。戕賊暴

虐諫輔

如比于者。天心厭其惡。彼猶自謂已有天命。

而驕縱自如。君德莫大乎敬。彼則謂敬不足行。而放

恣無度。祭祀是朝廷大典。彼則謂祭無益。而敢於慢

神。暴虐是人君大惡。彼則謂暴無傷。而忍於殃民。當

時夏桀似猶未至於此。則受之罪。豈不又過於桀乎。

夫前人之成敗。乃後人之明鑒。今厥所鑒視者。惟不

在遠。即在彼夏王桀耳。天其將以予伐商。以又民乎。

且我於興師之時。嘗得吉卜。又嘗得吉夢。則是朕之

夢協合朕之卜。

又

重

襲遇于休祥之應。此皆天意所寓。

非偶然也。以是知

我

伐

商之兵。斷乎其必克矣。今受所

統。雖有億兆之衆。然其智識。都只尋常等夷之人。無

有

奇才異能之士。又見商王所為無道。都離心離德。

不相聯屬。予所率有撥亂反正之臣。雖止是十人。然

都能盡忠報主。與我

同心

同德

亦

可以

勝

衆

矣

故

彼雖有周密至親之臣。然都是凶人醜類。固不如我十

臣仁厚有德之人也。夫天之視。未嘗以自我民之

自我民之

所視而驗之。天之聽。未嘗以耳。自我民之所聽而驗之。上天寄耳目於下民如此。如今天下百姓都有過責。在予一人之身。是觀民心所向。而天意可知也。故今朕必往而伐商矣。我之武威。惟奮揚侵入于之疆界。聲罪致討。取彼凶殘之人而戮之。以救民於水火之中。使我殺伐之功。因用張大。且今日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今日。而益顯。則是于湯亦有光輝也。爾將士可不勉哉。勗哉夫子。罔或以商王眾叛

許玉反勉 將士

親離而遂輕忽。無畏寧執心。以為眾寡非我所敵矣。商之百姓畏紂之虐。懍懍乎若崩。摧厥頭角。然人心危懼如此。嗚呼。乃當一德一心。相與戮力。致討立定。厥勝商之功。惟民免於凶虐。而得克永安於斯世也。不然。將何以慰彼望救之民邪。

泰誓下

史臣記。師既以戊午渡孟津。時厥明日巳未。將趨商郊。臨敵甚近。武王乃大巡行六師軍壘之間。然後曉

然明白誓戒衆士。武王曰：嗚呼！凡我西土之君子，各宜知上天有顯然之道理，賦之於人，即典常之道也。厥比類相屬，散見於彝倫之間，惟無不彰明較著。爲君者當敬守此道，以爲法於天下可也。今商王受身爲網常之主，乃褻狎侮慢此五常之道，荒棄怠惰，全然弗敬畏。上則自絕于天，而天棄之；下則結怨于民，而民畔之。且於冬月，斷朝涉冰者之脛，而觀其能耐寒，剖賢人比干之心，而觀其有七竅，大作刑威，任意

側略及所

形定反

殺戮，以毒痛四海之人，無不橫受其禍者。崇信姦回，小人放黜師保重臣，屏棄先王之典章刑法，而囚奴

言彌病

言內

邪

忠正之士如箕子者，廢郊社事，天地之大禮，而不脩舉。忘宗廟事，祖宗之祀典，而不享祀。惟專作奇異之技術，淫侈之巧物，以媚悅所愛幸之婦人，荒淫侈靡，無所不至。上帝弗順其所爲，遂祝斷其命，而降時喪。則我今日之舉，乃所以行天之罰耳。爾衆士其當孜孜然勉力奉予一人，以恭行天罰也。我聞古人有

言曰。小民之情。向背無常。以恩意撫恤我。則愛戴其上。奉之為君后。若以威勢凌虐我。則疾視其上。怨之如寇讎。由此言觀之。今獨立無助之夫。商王受不知撫民之道。顧大洪惟作威虐。以殘害百姓。是乃汝世世之仇讎也。寧復可為汝君乎。我又聞之。凡欲樹立人之德。使有成就。務須培養。以致其滋長。欲除去人之惡。使無蔓延。務須芟夷。以絕其禍本。今商王受正是眾惡之本。所當先除者也。肆故子小子倡義興師。誕大以

爾眾士。而殄絕殲滅。乃之世讎。以除禍本矣。故爾眾士其尚庶幾齊心奮勇。迪蹈行殺敵之果。致果之毅。以登成乃辟。弔伐之功也。爾若能蹈行果毅。功績眾多。則必有厚祿之賞。以酬爾勞。若是不迪蹈行果毅。而怠忽僨事。則必有顯明之戮。以彰爾罪。爾等其可不勉乎哉。嗚呼。爾眾士亦知我周家有必興之理乎。當商之季。惟我文考聖德克積於一身。而普及於天下。若日月之大明。照臨下土。然其光輝被于四方之地。而尤顯著

于西土岐周之地矣。是以人心戴之。天命歸之。惟我

有周大誕受多方而有天下也。我文考之德。既足

以興周。則我今日伐商之舉。唯憑藉先德而已。故予

能克商勝受非是予之威武足以取天下也。乃惟朕文

考有德無罪。故為天所佑而庇及後人耳。若不幸而

商受能克予非是朕文考之有罪不足以得天下也。

乃惟予小子德薄無良。故為天所譴而辱及前人耳。

然我文考之德克享天心久矣。我今奉先德以伐有

罪。又豈有不克之理哉。

牧誓

史臣記。時二月四日甲子昧爽。武王朝引兵至于商

之郊外牧野。將與商兵交戰。乃發誓命以戒勉將士。

武王左手杖黃鉞。右手秉白旄。以指麾眾將士。先慰

勞之曰。逃矣。爾等皆西土之人。我以伐暴救民之故。

率爾遠行。如此。武王乃歷呼從征之人。以告之曰。嗟

乎。我鄰國友邦之冢君。與我本國御事之臣。司徒司

馬司空亞旅師氏之官千夫之長百夫之長及庸蜀

羌髡微盧彭濮八國之人當悉稱舉爾之戈戟比列

爾之干楯樹立爾之長予其將發誓命以告汝宜

審聽之武王乃誓曰我聞古人有言曰雞之為物所

以司晨也然牝雞無晨鳴之理若人家有牝雞之晨

鳴則惟陰陽反常其家之必破敗蕭索昔各反可立而待也

婦人不可預外事亦猶牝雞不可司晨也今商王

受乃惑於妲己之嬖好惡賞罰惟婦言之是用是所

謂牝雞而司晨者也故顛倒昏亂以廢棄厥所當肆陳

之祭祀而弗報答於本顛倒昏亂以廢棄厥先王所

遺之王父弟與同母弟而不以迪遇之乃卻惟四方

多罪逋逃之人是尊崇之是推長之是親信之是任

使之是以為大夫卿士分布要地俛之音軌脅權肆毒加

暴虐于百姓倚勢犯法以為姦宄于商邑其政事之

昏亂一至於此皆以荒於女色不恤國政之故也商

王受天討之所不赦者今予小子發興兵伐商惟以

恭行天之罰。非得已而不已也。故今日之事。當以節

制為尚。不以多殺為功。其進而迎敵。不愆于六步七

步。乃便止駐。以整齊部伍焉。然後復從而伐之。爾夫

子勗哉。無或乘勝而輕進也。其戰而殺敵。少不愆于

四伐五伐。多不過於六伐七伐。乃便止駐。以整齊部

伍焉。然後從而伐之。勗哉。爾夫子。無或乘怒而貪殺

也。雖然。兵不勇則無以克敵。爾將士尚振桓桓之威。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以奮擊于商郊之地。不可有所

退怯也。而亦過勇。則不免濫殺。惟當於凶殘者取之。

抗拒者誅之。弗當返擊。克知順逆之理。奔走來降者。

以徒勞役我西土之人。勗哉。爾夫子。爾若於我之命。

而有所弗勗。或輕進。或貪殺。或無勇而殺降。是違號

令而失紀律也。則軍有常刑。其于爾躬。必有刑戮。罔

有攸赦矣。可不戒哉。

武成

史臣記。惟一月壬辰。月旁死魄。越翼日癸巳。武王於

是日之朝步自宗周舉兵以于征伐商純一節厥

始三日

四月哉生明之時武王來自伐商至于豐鎬舊都以

為戡定禍亂固賴於武而興致太平則貴於文今天

下已定正當脩明政教與民休息之時乃偃其武威

而修文德發歸其兵車之馬于華山之陽收放其任

載之牛于桃林之野明示天下之人民以弗復服用

也此一節當在萬乃擇丁未之日舉祀典于周祖廟

凡天下諸侯近而邦甸遠而侯衛莫不駿奔走執豆

籩來助祭於廟毋敢後者越三日庚戌又燔柴以祀

天望秩以祀山川用大告武功之成且以謝答神祐

也此一節當在百工四月望後月既生魄之時庶邦

冢君暨在朝之百工都推戴武王為天子相率而受

命于周此一節當在天武王既受命而為天子乃舉

其先世積累開創之事以告諭天下諸侯武王若是

日嗚呼羣后諸侯惟昔我先王后稷在唐虞時建邦

國啓土地於有邠之地傳至曾孫公劉又克培養以

篤前人之功烈。自公劉傳至于九世孫太王。去邠居岐。積德行仁。民心歸附。肇基立興王之迹。再傳王季。其又克自抑畏。勤勞王家之業。至我文考文王。其德愈盛。其功愈大。用克成就厥前人之功勳。雖位為西伯。實已誕膺上天之命。以撫安方夏之民。當時大邦諸侯。強梗難制者。皆畏其威力。而不敢放肆。小邦諸侯。柔弱不振者。皆懷念其恩德。而賴以存立。蓋威德日著。而天下日益歸服。惜乎惟九年而崩。大統未集。

故今日予小子之舉。其不過承順厥先人之志。以除

暴安民耳。此一節當在大武王將興問罪之師。乃先

告武成之下。舉告神之典。底商紂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及所過名

山大川之神。其祝詞曰。惟我周家先世有道之曾孫

周王發。將欲有興師。大正于商之罪。今商王受。雖居

君位。全無君道。暴殄天所生之物類。全然不知愛惜。

害虐衆丞之人民。全然不知撫養。身為億兆之主。不

知明刑勅罰。以誅鋤姦宄。保安良善。反為天下逋逃

罪人之主。如魚獸之萃聚於淵藪。豈不亂政壞事哉。夫

商罪之當正如此。今予小子既獲仁厚有德之人。故

敢祗承上帝之意。而為弔民伐罪之舉。取彼凶殘。以

遏絕亂略。惟時內而華夏冠帶之國。外而蠻貊異俗

之邦。罔一人不相率俾服從者。此一節當在下。于我恭

順上天黜商之成命。肆予舉東征之師。以綏安厥有

商士女。惟其士女。喜周師之來。各用筐篚盛厥玄黃

之幣帛。相迎以昭明。我周王有弔伐之德矣。是知由

上天休美之意。鼓舞震動於民心也。故民皆用歸附

於我大邑周。備物以迎王師如此耳。此一節當在下。其

然兵凶戰危。何敢自恃。惟爾天地山川有神。同以佑

民為心。其尚冥冥之中。克輔相予。戰勝攻取。以救濟

兆民。而出諸水火。無使為商之所勝。以作爾神羞。辱

可也。既戊午日。武王率師東逾孟津。癸亥日。列陳于

商國之郊。頓兵少息。俟上天之休命。甲子日。昧爽。商

王受率領其軍旅。衆多若林。會戰于牧野之地。然是

時紂兵雖多。而離心離德。罔有敵于我之師。前列之徒。都倒戈內向。反自攻于其在後之衆。以奔北。蹂踐屠戮。血流遍野。殆漂沒木杵。(音飄)蓋紂素無道。積怨於久。人心叛之。不戰自敗。武王兵一被戎衣。而天下遂已大定矣。乃反改商紂所行之虐政。其政專由用商家先世之舊。而釋放太師箕子之囚奴。封表少師比干之墳墓。憑武賢人商容之閭門。蓋此三人皆商之忠臣。為紂所囚戮廢棄。故武王皆加禮焉。以慰人心也。

又散鹿臺所積之財物。以賙貧乏。發鉅橋所貯之米粟。以賑飢民。大賚子賜于天下。四海而萬姓心悅誠服。

愛戴武王。願其長為生民之主也。此一節當在下周武不率俾之下

王克商之後。偃武脩文。其經綸天下之迹。雖不可悉數。略舉其大者言之。其列爵惟以五等。公侯伯子男。其分土惟以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建立庶官。則惟賢而有德者用之。其居位任事。則惟才而有能者使之。其所重者在民。人五典之教。及

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是人道之大者。故王政以此為重也。凡出一令。必惇其信。而終始不渝。凡行事。必明其義。而動無過舉。尊崇有德者。報賞有功者。武王經綸天下。其宏綱大要。備舉而盡善如此。故不必有作為。但垂衣南面。端拱穆清。而天下自治矣。此一節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

洪範

史臣記。惟武王卽位十有三祀。年春。既克商。而有天下。

汲汲以求賢。問道為首務。時商家有賢人箕子。深知古聖王治天下道理。武王遂就而訪于箕子。武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上天於冥冥陰暗之中。默有以安定。隲其下民。為之輔相。保協厥所。當居止之理。使不相侵奪。不相乖亂。我固身任是責者。不知其彝倫之攸以敘者如何。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唐堯之時。洪水為患。使鯀治之。鯀乃用其小智。作隄防。以堙塞洪水。夫水乃五行之一。而五行乃天之所陳。鯀逆水之性。

(五言)

與

大

是即汨亂陳列其五行。故上帝乃震怒不異之。以洪

法類 範九疇。遂無以綱維世道。此彝倫之攸以斁而失敘

(以之反)

(音妬敗)

也。鯀則得罪而殛死。禹乃嗣鯀而興。順水之性而治

之。以至地平天成。五行順布。故上天乃鑒其德。錫禹

以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攸以敘而無違也。自禹以來

相傳至今。治天下之大法。不外於此矣。當初禹治洛

水時。神龜負文而出。有數至九。禹默契其理。因而第

之以成九疇。蓋原天之所錫也。九疇為何。其初第一。

曰五行。蓋天生五行。民並用之。有不可以下一日缺者。

天道莫大於五行。其次第一曰敬用五事。蓋五事乃

修身之要。人君欲敬脩其身。須用此五事。人道莫大

於五事。其次第三曰農用八政。蓋八政乃養民之具。

厚

人君欲厚民生。須用此八政。修身然後可以治人。其

次第四曰協用五紀。蓋天道參錯而不齊。人君有五

條曆法。以為之統紀。而天始不能違。王政必奉乎天

時。其次第五曰建用皇極。蓋臣民渙散而難。一人君

中天下而立。有大中至正之極。以為之標準。上以敬順天道。下以奠安民生。此其所以居於中也。其次第六曰又用^治三德。蓋人君雖以身立教。而治道不可偏執。三德互用。因時制宜。以合乎中。而後天下之事治。其次第七曰明用^疑。蓋人事不能無疑。必用卜筮以決之。而後能成天下之務。其次第八曰念用^庶。蓋人事有得失。則天道之休咎應之。人君欲省念其所行之得失。必用諸休咎以為考驗。其次第九曰嚮

用五福威用六極。蓋人事有善惡。則天道之禍福應之。人君欲使天下向慕而為善。必用五福以勸之。欲使天下畏懼而不為惡。必用六極以懲之。凡此九疇自然之序。帝王治天下之大法。盡具於此。即天之所錫之於禹。使^之默契而自得者矣。此為九疇之綱。箕子乃復推行之。曰第一為五行之疇。萬物成形。莫不由微而至著。故五行次序亦以微著為先後。其目一曰水。天一所生。為體最微。二曰火。地二所生。為體

漸著。三曰木。天三所生。為形充實。四曰金。地四所生。為體堅固。五曰土。天五所生。體質最大。其序如此。然各一其質。則各一其性。水之性。潤澤。而又下行。故曰潤下。火之性。炎熱。而又上外。故曰炎上。木之性。屈曲。而又聳直。故曰曲直。金之性。則可順從而又可改革。故曰從革。土以生物為性。而所生之德。莫盛於五穀。故爰可以種植為稼。收成為穡。而生物之功。終始焉。然各一其性。又各一其味。水性潤下。故浸漬而作鹹。火性炎上。故焦灼而作苦。木性曲直。則氣鬱而作酸。金性從革。則氣烈而作辛。至於稼穡。性稟中和。則其氣味獨作甘美。此皆成於造化之自然。而切於民生之日用者也。人君於此五行。果能裁成輔相。以盡調燮。則五氣順布。六府孔修。而所以左右斯民者。無不盡矣。此以下並為九疇之目。第二為五事之疇。人稟造化五行而生。凝而為質。其目一曰貌。初生時。精之所凝。有形有色而屬水也。二曰言。既生後。氣之所發。

火性炎上。故焦灼而作苦。木性曲直。則氣鬱而作酸。金性從革。則氣烈而作辛。至於稼穡。性稟中和。則其氣味獨作甘美。此皆成於造化之自然。而切於民生之日用者也。人君於此五行。果能裁成輔相。以盡調燮。則五氣順布。六府孔修。而所以左右斯民者。無不盡矣。此以下並為九疇之目。第二為五事之疇。人稟造化五行而生。凝而為質。其目一曰貌。初生時。精之所凝。有形有色而屬水也。二曰言。既生後。氣之所發。

有聲有音而屬火也。三曰視。散精顯於目。則有視而屬

木也。四曰聽。收氣藏於耳。則有聽而屬金也。五日思。通精

氣聚於心。則有思而屬土也。五體既備。五德自具。貌

之德曰恭。敬齊莊中正也。言之德曰從。順順理成章也。視

之德曰明。無所不見也。聽之德曰聰。無所不聞也。思

之德曰睿。俞芮反心通乎微也。五德既具。五用自彰。容貌恭

敬。則臨民之際。截然作肅。嚴整言語從理。則出令之時。秩

然作乂。條理視德惟明。則不蔽於所見。而作哲。智聽德惟聰

則不惑於所聞。而作謀。度思慮惟睿。則無所不通。而作

聖。人君於此五者。能隨事盡理。則身脩道立。而可以

為天下法矣。然事雖有五。而以思為主。德雖有五。而

以恭為主。誠之於思。而主之以恭。聖學始終之要在

是矣。第三為八政之疇。其目一曰食。制田里。教樹畜。

以闕足食之原者。乃王政之首務也。二曰貨。惠工商。

通貨賄。以利斯民之用者。乃王政之不可緩也。三曰

祀。修禮物。交神人。所以報本也。四曰司空。掌土造疆場。定

廬舍所以奠居也。五曰司徒。使掌教之敷教以化民也。六

曰司寇。使掌禁之掌刑以弼教也。七曰賓。懷諸侯來遠人。

以通天下之情也。八曰師。征不庭討有罪以防天下

之患也。是八政。雖有緩急先後之不同。要之皆切於

民而不可缺。一人君能舉而措之。尚何民生之不厚

哉。第四為五紀之疇。其序一曰歲。天道運行。為春夏

秋冬。合四時以成一歲。而天運可紀矣。二曰月。月行

於天。為晦朔弦望。合三十日以成一月。而月行可紀

矣。三曰日。日有出沒。有先後。則因之以辨晝夜。次甲

乙。而日躔可紀矣。四曰星辰。星宿有動止。日月有交

會。則別為經星緯星之名。分為周天十二辰之次。而

星辰可紀矣。五曰曆數。歲月日星辰之在天。其盈縮

遲疾。都有定數。則因其自然之數。制為一定之曆。而

天道之始終可紀矣。人君能用此五者。以合乎天。則

順時可以立教。而因天可以驗人矣。第五為皇極之

疇。蓋皇王一身為萬化原。凡綱常倫理。言動事為之

間。必須立建其大中至正之有極。以為天下之標準。夫如此。則天心佑助。百順咸聚。而斂集是時五福於其身。豈徒自善其身而已哉。又必化導天下。使天下百姓皆效法君上。脩德行善。用敷錫。此福於厥庶民。惟當時厥庶民亦皆于汝君之有極。觀感興起。下又錫上。與汝君相俱。保守其有極。不敢失墜。其君民一體。上下流通如此。凡厥天下之庶民。皆循禮守法。無有交結淫邪之朋黨。相聚為非者。在朝有位之人。亦皆奉

公體國。各脩職業。無有私立黨與。暗相比附。為惡德者。是豈無自然而然哉。皆惟由皇王執中守正。以身作極於上。可以為萬民之表率。百官之儀刑也。然人之資質不同。故凡厥庶民之中。有識見善。猷事者。有才力能為事者。有操守廉潔。義不苟取者。此上等之才。入可以輔佐朝廷。出可以宣力四方者。汝則尤當加意眷念之。不忘也。又有一等人。質有所偏。雖不能協于皇極中正之理。然亦不敢放縱為非。而罹于過咎。

此中等之人也。故進之。則可與為善。棄之。則或流於
 惡。皇則須含容受之。設法教育。不可拒絕也。若此庶
 民能感君念受之恩。而加進脩之力。雖未必翕然丕
 變。然其見於外。而安康厚和。而有溫然之色。其發於
 中。曰子攸好者德。而有藹然之言。此便是向上之人。
 汝則當加之。以爵祿。而錫之以福。如時人皆奮於感
 恩。樂於從善。斯其惟歸於皇之極。所謂錫汝保極者。
 在是矣。人君欲造人才。以化成天下。可不於此加之。

意哉。人君之於臣民。其慶賞黜罰。不可少有偏私。要
 當無暴虐乎。犛獨(岐高反)至微之民。而畏憚乎高明尊顯之
 人。蓋賞及犛獨。則勸善之恩行。罰加高明。則懲惡之
 法立。此王者之所以至大至公也。如人之在官。或有
 優於才能。足以應務者。或有長於施為。足以任事者。
 為人君者。宜鼓舞振作。使之益進。羞其所行。而盡展
 其才。則人樂為用。百務脩舉。而邦其有昌盛之休矣。
 然有所資而後勸者。中人之情也。故使凡厥在正之

人先既俸祿富優。不以內顧累其心。然後方可責其
 進行而為穀也。善汝苟稟祿不繼。俯仰不給。弗能使其
 有和好于而家。汝則時人斯其亦將牽於身家之累。而
 不免於辜罪矣。音孤况望其能為善乎。雖然富者所以養
 賢而不可以濫及。苟徒以其在官之故。于其無能無
 為而無好德者。汝亦雖槩錫之以福祿焉。其適作汝
 濫用咎惡之人。而反貽害於邦國矣。此又汝之所以
 當戒也。王者既以太公至正之道。建極於上。以為臣

民法則。又行為訓詞。以告之。凡臣民其存諸心者。無
 或不中。而至於偏。無或不平。而至於陂。音秘惟當遵王者
 所行之正義。而與時宜之可也。無有意以作好。而縱
 一己之私喜。惟當遵王者所行之正道。而好所當好
 可也。無有意以作惡。而縱一己之私怒。惟當遵王者
 所行之正路。而惡所當惡。可也。其見諸事者。無或偏
 而不中。無或黨而不公。試觀王者之道。何其蕩蕩然
 示人以廣遠也。無或不公。而黨無或不中。而偏。試觀

王者之道。何其乎乎。然示久以坦夷也。無或反而倍。
 常無或側而失正。試觀王者之道。何其正大直良。示
 久以無私也。唯所遵在於義與道與路。可以會合其
 有極。而蕩蕩乎乎正直。可以歸宿。其有極矣。夫王者
 既以身建極。而端化原。又敷言以感動其心。使人吟
 咏自得。其倦倦於天下臣民者。意何切哉。曰。皇王以
 極之理。而反復敷行。為言者。是天下之彝理。是天下
 之大訓。非君之訓也。蓋理出于天帝。而其教訓下民。

也。凡厥天下庶民。於皇極之敷言。一竦動於聽聞。是
 為教訓。是力行之。由是涵濡既久。感化益深。人欲日
 以消融。天理日以昭著。則亦可以近邇於天子盛德
 之光華矣。庶民乃頌曰。今天子敷言以訓吾民。指其
 恩育而言。則此正作吾民之父母也。指其君長而言。
 則此以為天下之王者也。敷言之感庶民者如此。則
 羣臣之得於觀感者。又可知矣。第六為三德之疇。其
 序一曰正直。中正而無偏邪也。二曰剛克。政尚嚴明。

教先振作也。三曰柔克。政尚寬容。教先委曲也。夫三
 德之日如此。然其用則各因乎時宜。若天下太平。風
 俗安康。我則以正待正。以直待直。無所事乎矯拂。與
 天下相安於無為。治之上也。但人之習俗氣稟。每有
 不齊。而我之政教寬嚴。亦異其用也。若遇疆梗弗友
 之人。則利用剛以克。加之。以法。若遇和燮順友之人。
 則可用柔以克。錫之以福。斯二者以剛克剛。以柔克
 柔。正治也。又有資稟沈深。潛退過於柔者。則用剛以

克。激勵而進之。有高亢明爽。過於剛者。則用柔以克。
 裁抑而退之。斯二者以剛克柔。以柔克剛。反治也。夫
 人君當操御世之大權也。不然。則何以盡三德之用。
 哉。故惟辟君當作爵祿慶賞之福。惟辟君當作刑罰征誅
 之威。惟辟君當享珍貴玉食之奉。而在下為臣者。固當
 無敢有潛上作福作威。又玉食也。若夫人君權柄下
 移。臣下之敢有作福作威。玉食則壞法亂紀。下陵上
 替。在大夫有家者。其必貽患害于而家。諸侯有國者。

其必致凶禍于而國凡在朝有位之人都習用成風

固反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凡在下之小民亦相率用

效尤子念反踰揚德及過僭妄忒分而踰越其常矣然則為君者其可不

操大權於己以表正萬邦乎第七為誓疑之疇國有

大事人君或卜龜以觀兆或揲著以起卦誓考其吉

凶以定吾趨避皆所以決疑也然欲卜筮以決疑必

須簡擇至公無私者建立以為大卜大筮之官人乃

命之使專掌卜筮之事也卜之法用火灼龜觀其所

垢之文其狀有五一曰雨滋潤而如雨者其兆屬水

二曰霽開明而如霽者其兆屬火三曰蒙蒙昧而不

明者其兆屬木四曰驛音亦絡繹而不屬者其兆屬金五

曰克交錯如相尅者其兆屬土筮之法用著揲之

爻而成內卦又三爻而成外卦合內外二卦而成一

卦命其內卦曰貞貞者正也命其外卦曰悔悔者動

也卜兆占卦之體合而言之凡有七件分而言之則

卜用其五而占用其二假之推行國家人事之差忒過

以決從違趨避之宜也。既立時是至公無私之人以作卜筮。及當占卜之時。又必每事使三人共占之。以相參考。以觀其吉凶之兆同異何如。倘三人共同則固斷焉。其或二人同而一人異。則宜從二人之所言而斷之也。汝則有大事之疑而未決者。必先裁酌道理。事勢謀及乃心矣。猶以一人之識見有限。又謀及卿士。集思廣益。看朝廷公議如何。又下謀及庶人。廣詢博采。看閭閻眾議如何。然後謀及卜筮。質之於鬼神。

以決吾之從違焉。此誓疑之序也。若有大疑事。汝謀之於心。則從以為可行矣。以龜卜之。從而有吉無凶。以筮占之。從而有休無咎。問之卿士。亦從而無聞言。詢之庶民。亦從而無異議。通幽明。合上下。無所不從。是之謂大同。以此舉事。將何所為而不宜哉。以言乎近。則多福集於君。身其康彊。而安享太平之治矣。以言乎遠。則福庇及於後子孫。其逢吉慶。而永保靈長之業矣。又汝之心。則從以為可行矣。龜卜從而而有吉。

兆著筮從而無咎言。但卿士逆而未從。庶民逆而未從。亦可以為吉也。又卿士從而無間言。龜卜從而無異議。龜卜吉兆著筮從而無咎言。但汝之心則逆而未從。庶民逆而未從。亦可以為吉也。又庶民從而無異議。龜卜從而無咎言。但汝之心則逆而未從。卿士逆而未從。亦可以為吉也。又汝之心則從以為可行矣。龜卜從而無吉兆。但著筮逆而未從。卿士逆而未從。庶民逆而未從。惟用之以作事於內。猶可。

獲吉。而至作事於外。則為凶矣。若夫龜筮呈兆。其違于人謀。則只用之。靜以守常。可保終吉。倘或用以有所作為。則必遇凶咎矣。人君用此以斷天下之大疑。以定天下之大業。舉動豈有不當者哉。第八為庶徵之疇。蓋以天人之理相為感通。但觀天道之休咎。即可以驗人事之得失也。其目一曰雨。陰陽之氣交而蒸潤也。二曰暘。陰陽之氣散而開霽也。三曰燠。陰消陽長。而氣煖也。四曰寒。陽消陰長。而氣冷也。五曰風。

二氣相噓相拂而周旋鼓舞也。曰時。就此雨暘燠寒風都有恰好時候。凡五者之來皆全備而無缺。各以其節敘相應。和氣流行。品物生植。雖庶草至微亦且暢茂條達。極其蕃廡。況其他乎。一若偏勝極備而傷於太多。則萬物無以育其生。必致於凶災矣。一若耗極無而傷乎太少。則萬物無以遂其性。亦至於凶災矣。夫歲功之成否。係五氣之休咎。如此。人君之於天道。豈可忽哉。曰休徵。天道之或休或咎。非偶然而

已。故人事脩於下。則天必有休美之徵驗。其目曰肅。動乎貌者。端莊嚴格也。如此。則以時而雨澤若應之。曰乂。發乎言者。順理成章也。如此。則以時而暘霽若應之。曰哲。視無不明而昭然其有智也。如此。則以時而暄燠若應之。曰謀。聽無不聰而淵然其有謀也。如此。則以時而寒冷若應之。曰聖。思能通微而德造於睿聖也。如此。則以時而風氣若應之。又曰咎徵。人事失於下。則天必有咎惡之徵驗。其目曰狂。貌不能肅

而至於狂蕩也。如此則恒常淫雨若應之。曰僭。言不能入而至於差謬也。如此則恒常暘旱若應之。曰豫。明不足以決。可。否。或猶豫而不斷也。如此則恒常燠柔若應之。曰急。聰不足以審是非。或躁急而寡謀也。如此則恒常寒烈若應之。曰蒙。睿不足察幾微。蒙昧而眩惑也。如此則恒常風霾若應之。凡為君為臣者。皆須視其休咎。以省察其得失。但其責任有尊卑之殊。故其所省有大小之異。曰王者欲省驗自己之得

失。惟當於五氣休咎關係一歲之利害者徵之。卿士欲省驗其得失。惟當於五氣休咎關係一月之利害者徵之。師尹欲省驗其得失。惟當於五氣休咎關係一日之利害者徵之。夫大而一歲之間。小而一月一日之內。凡雨暘燠寒風之時。一一都應候而至。無有變易矣。此人事克脩。休徵之應也。以歲功言。則百穀因用成熟矣。以治功言。則政之所又用彰明矣。觀之在朝。則凡俊民之隱伏者。因用章顯在位矣。觀之在

野則室家因用平安康寧矣。小而一日一月之間。大而一歲之內。凡雨暘燠寒風之時。一一都乖錯而至。既有變易矣。此人事不脩。咎徵之應也。故以歲功言。則百穀因用不成熟矣。以治功言。則政之所又。因用昏亂不明矣。觀之在朝。則俊民隱遯。用其處側微矣。觀之在野。則民苦無聊。室家因用離散。而皆不得安寧矣。王者與卿士師尹。其得失固徵於歲月日矣。至於庶民。則惟無所省驗。其象如衆星之麗於天也。然

星宿之中。其氣類相感。都各有所好。箕星主風。故其性有好風。畢星主雨。故其性有好雨。亦如庶民寒者欲衣。饑者欲食。鰥寡孤獨者。皆欲得其所。其為好亦各有不齊也。日月之運行。則有冬有夏。而不差其常度。亦猶卿士師尹之有常職也。然但月之從星。為可見耳。月行東北而入於箕。則從其好以為風。西南而入於畢。則從其好而為雨。此亦如卿士師尹當從民之欲也。第九為五福六極之疇。為善者天必報之以

五福。其目一曰壽。人生必壽命長久。然後能享諸福。
 二曰富。人生必資財充足。然後有以養生也。三曰康
 寧。身體康健而無疾厄。心志安寧而無憂患也。四曰
 攸好德。智識高明。所好在德。則心逸日休。自求多福
 也。五曰考終命。諸福既備。善終尤難。必須成就順受
 正命。以盡天年也。此五者皆天之所以福善者。人君
 以此自勸。而建極於上。則能斂福於一身。以此勸臣
 民。而使歸福於下。則能錫福於天下矣。此為五福。

不得其死橫夭

矣。為惡者天必報之。以六極。其目一曰凶短折。橫遭
 凶害。而不以善終。或中道夭折也。二曰疾。疾病纏綿。
 身不康健也。三曰憂。憂愁抑鬱。心戚戚不寧也。四曰
 貧。貧窮空乏。不能自存也。五曰惡。稟性過剛而惡。悍
 然不顧。足以取禍也。六曰弱。稟性過柔而弱。怯懦無
 為。足以取辱也。夫為善則獲福。如彼。為惡則獲禍。如
 此。可不鑒哉。天道報應。固昭然不爽。若賞善罰惡。執
 威福之柄。以勸懲天下。而助上帝之所不及。是又人

君法天而不私者也。圖治者宜思焉。

半刀反

旅獒

史臣記。惟武王既克商。而有天下。威德廣被。遂開通

道路于九夷八蠻之遠。莫不賓服。於是西旅國底貢

犬高四尺

厥土產之。獒以表來享之敬。大保召公以人君好尚

不可不端。恐因此開進獻之門。貽盛德之累。乃作旅

獒一書。用訓于武王。極言其不當受之意。曰。嗚呼。自

古明哲之王。欲以保國治民。莫不慎脩其德。盛德所

感。不但中國人民傾心奉上。就是四方夷狄亦咸納

款稱臣。相率賓服。無有論遠與邇也。畢貢獻方土所

生之物。毋敢後焉。然其所獻者。惟是可供衣服。可資

飲食。可備器用之物而已。不敢以奇翫異物也。王乃

昭示其慎德之所。致方物于異姓諸侯之邦。因頒賜

之。使之無替廢。厥所服行之職耳。就方物之中。分賜

是用

其寶玉之貴者。于同姓諸侯。伯叔之國。時庸使之益

展其親親之義。皆王者公天下之心也。故諸侯人人

亦不敢輕易其物。而惟以德視其物。不敢以物視物也。夫德盛之人其持己待人必極其莊敬。不敢有一毫狎褻侮慢之意。若其不然。狎侮君子則虧敬。賢之禮而為君子者必將見機而作。罔以為國家盡人心矣。狎侮小人則失臨下之體。而為小人者亦將無所畏憚。罔以為國家盡其力矣。人君若能澹然無欲。務使耳目皆聽命於心。而此心不役使於耳目。玩好則本原澄澈。私欲不行。凡百事為自然合於節度。而各

惟得其貞正矣。德其有不盛乎。玩忽乎人。則以驕滅敬。以喪失自己心德矣。玩好乎物。則以慾勝剛。以喪失自己心志矣。己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其所行不作無益之遊觀。而害有益之國計。則事無廢弛。而治功乃可成就矣。不貴異物之奇巧。而賤用物之服食。則物無虛耗。而民財乃可富足矣。故犬馬雖有用之物。若來自他方。非其土性所宜也。則不必畜養。珍美之禽奇異

之獸。不過以供耳目之玩。無益於實用也。不必育于國中。以滋勞費。凡此皆慎德之實也。夫朝廷之舉動。遠人所視。以為向背者。若能清心寡欲。不寶愛於遠方之物。則好尚既端。聲聞翕達。四方遠人。皆起賓服之心。而無不格矣。若能移寶遠物之心。其所寶者。惟在賢臣。信篤而任專。諫行而言聽。則賢才效用。膏澤普施。而中國邇人。無不安矣。嗚呼。人君之慎德。其功不可有少間斷。故一日之間。從夙至夜。存心應事。罔

或不勤也。然世人常以為有大德者。不拘小節。殊不知不

矜持細微之行。則終必有累於大德矣。譬如為

山。積累功夫。已至於九仞之高。乃心生懈怠。則其功

虧缺於一簣之土。豈不甚可惜哉。知一簣能虧九仞

之功。則知細行不可不謹矣。允能迪行。茲慎德之事。

則朝廷無復征求之擾。生民保安厥居。受無窮之福矣。惟乃可以永保天下。而世世為王矣。吾王其圖之。

金縢

史臣記。武王既克商紂。甫及一年。武王適有虛厲之疾。心弗豫悅。太公召公二公同辭曰。王之一身係我周家宗社之安危。今被疾弗豫。為臣子者。豈能晏然我二人其為王穆卜。決其安否。以觀天意可也。周公乃托詞以止之。曰。其如此。則必有事於宗廟。恐我先王因此遂懷憂慮。殆未可以此戚惱我先王也。二公乃已。周公乃自以禱王之事為己功。而請禱於太王王季文王。築土為三壇。除地而同為一壇。以為棲神

之地。又別為一壇於三壇之南方。北面為位。周公立焉。植璧於壇。秉珪於手。乃陳詞以告太王王季文王之靈。太史乃為冊祝之詞。曰。惟爾太王王季文王之靈。太史乃為冊祝之詞。曰。惟爾太王王季文王之靈。元孫某。遭厲虐之疾。勢甚危急。然元孫某乃是承宗祀。繼王業。為天之元子。三王在天之靈。宜保護之。救其死也。若爾三王果是有保護丕子之責任于天上。則願以日代替元子某之身。不可使下之遂罹於大故也。予有仁愛之性。能承若祖考。又能多材幹多藝能。

可備_レ役使。能_レ服事鬼神。乃_レ元孫之材幹藝能。都_レ不_レ若_レ且多材多藝。則不堪_レ役使之任。不能_レ服事鬼神。不必_レ用_レ元孫也。元孫雖不能_レ事鬼神。乃_レ受_レ命于上帝之庭。作_レ君作_レ師。布_レ敷_レ其德教。以_レ佑助_レ四方之民。用_レ能_レ培植_レ基本。安定爾_レ三王子孫于_レ下地。使_レ本支百世。藉_レ其餘_レ休。以_レ君_レ師_レ於_レ天下。四方之民。罔_レ不_レ奉_レ法_レ守_レ令。而_レ祇_レ敬_レ畏_レ服_レ之。是_レ元孫一身。任_レ大_レ責_レ重。未_レ可_レ以_レ死_レ矣。嗚呼。我_レ三王_レ決_レ當_レ默_レ佑_レ保護。使_レ其_レ永_レ固_レ王_レ業。無_レ墜_レ失_レ上_レ天之

所_レ降_レ寶_レ命。則_レ我_レ周_レ先_レ王_レ。后_レ稷_レ以_レ來_レ之_レ宗_レ祀。亦_レ永_レ有_レ所_レ依_レ歸。以_レ血_レ食_レ於_レ無_レ窮_レ矣。今_レ我_レ即_レ請_レ命_レ于_レ元_レ龜。以_レ觀_レ其_レ兆_レ之_レ吉_レ凶。若_レ得_レ吉_レ兆。是_レ爾_レ三_レ王_レ之_レ許_レ我_レ。以_レ保_レ護_レ元_レ孫。有_レ不_レ墜_レ寶_レ命。念_レ及_レ宗_レ祀_レ之_レ心_レ也。我_レ其_レ以_レ所_レ植_レ之_レ璧_レ與_レ所_レ秉_レ之_レ珪_レ歸_レ俟_レ爾。保_レ護_レ元_レ孫_レ之_レ命。若_レ爾_レ不_レ許_レ我_レ。以_レ保_レ護。則_レ不_レ惟_レ下_レ地_レ之_レ子_レ孫_レ不_レ定。而_レ先_レ王_レ亦_レ失_レ其_レ所_レ依_レ歸_レ矣。我_レ乃_レ屏_レ藏_レ其_レ璧_レ與_レ珪。欲_レ事_レ神_レ不_レ可_レ得_レ已。乃_レ同_レ卜_レ三_レ人_レ所_レ掌_レ之_レ龜。以_レ相_レ參_レ考。而_レ三_レ龜_レ之_レ兆_レ一_レ同_レ皆_レ重_レ習。以

與論通

吉告。又啓金縢之籥見其所藏占書乃皆并是吉兆。

則保佑元孫之命。三王已默許於冥冥之中可知矣。

周公曰。我觀龜卜形體皆吉兆也。王之疾其必罔害。

今予小子新受命于三王。惟許我以保佑元孫。永以

終是所圖矣。茲只攸俟者。在三王能念予元孫一人

而使之中安寧。庶不負吾請代之初願也。周公請禱既

畢而歸。大史乃納藏其冊祝之詞于金縢之匱中。武

王之疾。至其翼日乃果瘳。蓋雖三王保護之力。寔周

公請代之誠所感通也。後武王既喪。息浪及成王尚幼。周公

乃攝位行事。是時周公之兄管叔及其羣弟蔡叔霍

叔等方監殷武庚。謀為不軌。乃造為無根之事。流言

于國中曰。今周公將謀篡位。不利於孺子成王矣。周

公當流言之際。心不自安。乃告大公召公。二公曰。我

之弗自退辟。避使讒謗得行。則變起蕭牆。禍貽社稷矣。

是我他日歿後。亦無詞以告我先王於地下也。周公

避居東都。閱二年。則管蔡之為罪人。斯乃得其形迹。

尺夷反吁

矣。于此後周公乃為詩四章以貽成王名之曰鷓鴣。

蓋深著王業艱難不忽毀壞之意周公此詩意發於

音誦讓

忠憤而詞近於切直成王亦虛心受之未敢責誚周

公足以見其悔心之萌矣是年之秋田禾大熟尚未

收穫之時天忽然大雷電加以暴風田禾盡吹偃大

木斯拔起邦人大恐懼成王因此天變乃與大夫諸

臣盡服皮弁以啓發金縢之書將卜天變乃得周公

所自以為己功欲以身代武王之說即當時請命之

事

祝詞納於金縢匱中者也二公及成王見之乃問其

事之始末於諸史與百執事之人皆對曰信有此事

噫嘻此周公曾命我等為之但當冊祝之日恐人心

搖動故使我等勿敢言於入耳成王乃執周公請命

之冊書以涕泣告諸大夫曰今日感召天變已知其

由其勿復穆卜矣昔周公在皇考時盡心竭力至於

請命代死其勤勞王家如此時惟予尚幼冲人弗及

詳知致使公橫遭流言不安其位此予不明之過也

今天警動我，以風雷之威，乃所以彰顯周公之德也。

今日欲消弭天變，豈可使公之身一日不在朝廷之

上乎。惟朕小子，其新逆公以歸，於我國家，褒崇有德

之禮，固亦宜知之矣。成王乃將親迎周公，其出郊之

時，天乃雨而反風，凡田禾被吹倒者，則復盡被吹起

而更生。一公又命邦人，凡大木所偃者，盡挽起而築

堅之，更加培植。於是歲則大熟。夫成王未知周公天

為動威，及既迎周公，天為順助，其轉災為祥如此。

書經插解卷五

書經插解 卷五 金滕

四三

成王歸葬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